

社會主義政府陰影下的法共

陳璋津

一、前言

法國共產黨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 在一九八一年參加法國總統及國會選舉，於首輪競選失敗後改而支持法國社會黨競選，條件乃參加內閣。大選後，法共受邀入閣，開創西歐各國共黨參政的先例，也是戰後法國政府延攬共黨入閣的首次。法共參政，意義不凡，不獨對民主國家如是，對未參政諸國共產黨亦如是^①。然而法共自一九七〇年代初以來，改變策略，奉行「歐共主義」路線，目的即在博得法國選民信任，「獨力」取得政權，實行社會主義。十年慘淡經營，終致路線遭挫，一敗塗地^②。這次參政，顯然是搖尾乞憐顏面掃地得來；不單法共放棄了自己的根本立場，還喪失自己政黨的特色。如果法共繼續參政，幾年下來，做為法國社會黨控制的附庸黨派，它的勢力即將日漸削弱，難保未來還有翻身的機會。因此，西方觀察家咸信，法共遲早終將退出法國社會主義政府，另起爐灶。但是，法共能有這個機會嗎？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法共黨內幾次企圖促使馬謝 (Georges Marchais) 下臺，俾改弦更張，脫離法國社會黨的錄銬；馬謝亦幾次在政策上嘗試掙脫羈絆；可是都沒成功。近半年來，因美國在歐洲部署飛彈的問題，法共與社會黨政府意見分歧，法共即將退出社會主義政府的謠言再度傳出。法共真能（或真會）退出社會主義政府嗎？本文除將對此做一評析外，擬兼就下列問題進行論述：

(一) 社會黨為何拉攏法共參加組閣？是否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抑或估計錯誤？法共為何參加社會黨的政府？是否另有策略？

註① 見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人的評論，出自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著，「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及新政府的內外政策」，〔國際形勢年鑑：一九八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編，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四一。

註② 見陳璋津著，「廿四大」前後的法共」，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二卷第一期，民國七十一年十月版，頁一〇三—一一一。

(二) 社會主義政府拉攏法共入閣，對西歐政局具有何種意義？是否亦為解決共產主義威脅的一種辦法？這種社會主義政府今後將在西歐扮演那一種角色？特別是在傳統保守政黨無法應付西歐出現的新結構變遷，而西歐又不能落入共黨統治的危險期間，這種社會主義政府將有何種正面的價值存在？

二、法國社會主義政府的成立

決定法國新社會主義政府成立的關鍵，乃在於一九八一年四月與六月法國舉行的總統與國會這兩次大選。在總統選舉前，社會黨推出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③ 參加競選 ④。密特朗提出的政綱相當簡單，主張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解決法國當前受資本主義嚴重侵蝕的經濟危機；他要求法國選民投票支持法國社會黨所執行而且不違背法國民主體制的根本變革。依這政綱，密特朗在經濟上主張：擴大國有化、壓低通貨膨脹率、創造新公共部門就業機會、編列財富稅制以及減少工作時間等。在其他方面，則主張：地方分享行政權、將總統任期由七年減為五年、國防預算不得超過國民總生產毛額百分之四、在完成現階段核子反應爐之建造後停止核能政策，以及在十年內把煤的生產提高到一九七三年的水平。

法共推出總書記馬謝參加競選 ⑤。馬謝在競選活動中打出反季斯卡 (Giscard d'Estaing) 右派的招牌，主張全面國有化、反通貨膨脹以及創造就業機會。他的其他政綱和密特朗大同小異，不同的地方只有：他支持核能政策，要求增加法國能源生產，以期於一九九〇年達成百分之六十的自給自足階段。

密特朗在一九八〇年法國社會黨召開梅茲 (Metz) 大會後，業已形成競選策略。密特朗認為，共產黨在總統大選前不可能

註③ 社會黨本身提名參加總統競選，提名前的競爭情況，見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in *Contemporary French Political Parties*, edited by David S. Bell,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 75-77;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236-238;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XXVII, (August 21, 1981), pp. 31029-31030.

註④ 密特朗是年六十四歲，曾參加過兩次總統競選，首次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民主與社會主義左派聯盟」(Fede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Left, FGDS) 候選人身份出馬，失敗；第二次在一九七四年，以全法國左派候選人的身份出馬，又告失利。密特朗於一九七一年當選新法國社會主義黨第一書記，在七年內，以「共同綱領」(Common Programme) 的策略，吃掉法共的地盤，使社會主義黨成為全法最大的左派政黨。

註⑤ 馬謝是年六十歲，未曾參加過總統競選。他於一九七三年被選為國會議員，迄今仍在任。馬謝的資歷，請見 Diana Gedds, "The Sick Man of France," in *The Times*, (April 18, 1983), p. 11; Edward Mortimer, "A Twisting Road to French Socialism," in *The Times*, (April 18, 1983), p. 11; "Achilles Heel of Wartime," in *The Times*, (April 18, 1983), p. 11.

改變對社會黨的敵視態度，不管社會黨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均同。因此如果社會黨不期望完全依賴法共取得勝利的話，那麼社會黨只能竭力挖掘它自己潛在的力量。根據這種態度，密特朗對法共採取更獨立的立場。從一九八〇年以來，密特朗即到處宣揚獨立的社會主義政府這個思想。是年九月，他講得更明白，不管總統選舉時第一輪投票產生什麼結果，社會黨都不與法共談判。選舉日期愈近，密特朗的態度愈強硬。但即使密特朗強調獨立的社會黨立場，他還是盼望法共會在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時，主動支持社會黨^⑥。

至一九八一年止，法國左派當中似乎沒有一個黨派可以獨力贏得選舉，除非採取聯盟^⑦，因此法國社會黨還是非有法共支撐不可。根據社會黨的盤算，法共不敢冒險不支持社會黨，於是密特朗一開始就以左派的總統候選人也是法國人民心目中另一個候選人的姿態出現。他的競選活動區域跨越左派與右派選民領域；對於原支持右派的選民，他期盼能取得游離票；對於原支持左派的選民，他希望取得一貫的支持。密特朗向支持右派的選民表示：他不是共產黨的人質，他的政策保證不破壞憲政與社會秩序，也不會只圖利一部份人。他向左派的支持者表示：他的政策仍信守左派聯盟的約定，不會背叛左派^⑧。至於談到和法共的關係，密特朗清楚的指出：法共能不能參與政府，端視他當選後即刻舉行的國會大選結果而定。而且，法共參與左派政府也不是個問題，只要法共不再攻擊社會黨，只要法共修正它對波蘭問題、蘇聯的SS-20飛彈問題、阿富汗問題以及國內經濟社會改革的意見即可^⑨。密特朗估計：他要當選，非得在第一輪選舉中至少取得百分之廿五以上的選票不可；換句話說，他的得票數，應創法國第五共和有史以來社會黨的得票紀錄，否則勝利就有問題。根據統計，法共得票率約在百分之廿至廿二左右，如果社會黨得不到百分之廿五以上的選舉，那麼在第二輪投票時^⑩，左派的陣營內法共與社會黨會因得票數平分秋色而發生分裂，自毀長城。反之，法共會因情勢所逼，無條件支持社會黨，讓密特朗當選。

法共的競選形勢自始處於挨打局面。從一九七二年與社會黨簽訂「共同綱領」^⑪以來，法共逐漸失勢，選舉節節敗退。一九

註⑥ See 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p. 77.

註⑦ 見Neill Nugent 和 David Lowe 之合著·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p. 176-177, 240.

註⑧ 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p. 82.

註⑨ *Ibid.*, p. 82;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 241.

註⑩ 密特朗的估計，見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 244. 按法國憲法規定，如果在第一輪投票中候選人無人獲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多數票，就需舉行第二輪投票，即在第一輪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之間進行抉擇。在第二輪角逐中，因此各派力量將重新組合，俾贏取選舉。

註⑪ 關於「共同綱領」簽訂前後過程與內容，請見熊自健著，「法國共產黨的歐共主義路線」，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一卷第九期，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日版，頁九五～九七。W.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 193-198.

七七年九月它藉故毀棄「共同綱領」，即期望從中轉敗為勝，但並未獲得預期的結果。法共近十年來連吃敗績，乃與社會黨的策略及其本身的實際作為有關^②。而至一九八一年總統大選前，法共面臨的頹勢亦未見好轉。在一九八〇年六月法共中央委員會宣佈參加法國總統競選後，馬謝即腹背受敵，遭致法共黨內與社會黨的挑戰^③。作為總統候選人的馬謝，處此情勢，實際上很難參加競選，遑論獲勝。

馬謝在參加競選前，已經很明白他不可能在選舉上有什麼突破。他之所以參加競選，志在利用選舉，扳回法共在左派陣營中失掉的優勢，所以他把競選策略的重點，放在贏得選民對法共的重新認同，而在當選。根據一九八一年前後的左派力量對比顯示：如果法共讓社會黨贏得這次的大選，那麼它註定敗亡，永遠受社會黨支配。法共當然不願充當輔佐社會黨上臺的配角，法共只能在這次選舉中，設法穩住自己的陣腳。因此，法共的競選目標完全與社會黨不同。根據這種認識，馬謝的競選活動縮小範圍，採取重點宣傳，只對原共黨左派、極左派和左翼社會主義份子進行活動。馬謝表示：只有法共才能真正致力於從根本上改造法國，選民千萬不要相信社會黨的承諾；因為只要環境一變，社會黨會毫不猶豫地與右派合作，維持現行政府的政策。如果社會黨上臺的話，也只有法共參加組閣，才能保證社會黨不背離左派。依馬謝競選總部的估計，馬謝在這次選舉第一輪投票中，至少須贏得百分之廿以上的選票，否則法共與社會黨之間力量的平衡就有問題^④。其次，法共一定不能讓密特朗在第二輪投票中贏得勝利，不然法共就此完結。

總統選舉第一輪結果顯示：季斯卡與密特朗兩人的得票數分別排名第一與第二，均得組織競選，參加第二輪的選舉。密特朗這次獲得百分之廿五·八五的選票，只比季斯卡少了百分之二·五^⑤。密特朗的得票率顯然達到其預期的目標，也開創了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社會黨參加競選從所未有的得票最高紀錄。密特朗的勝利，更反映出法共的落敗。法共這次的得票率極低，只百分之十五·三五，離預期太遠，破五十年來法共得票的最低紀錄。

註② 見陳璋津著，前揭書，頁104—111。Ronald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Eurocommunism, and Soviet Power," in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edited by Rudolf L. Tök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38-203. 相反的評估，說明法共近十年來成功的地方，見 Lawrence L. Whetten 之估計。Lawrence L. Whetten, *New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The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of the Latin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2), pp. 77. 可是，令人頗覺詫異的是，Lawrence L. Whetten 評估的基礎根據 Ronald Tiersky 之論點而來，後者却沒有那種意見。

註③ 關於法共黨內的挑戰，見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 239.

註④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p. 239-240; 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pp. 81-82.

註⑤ 選舉結果，第一輪與第二輪情況見左表。

	First ballot vote		Second ballot vote	
	Votes	Percentage of valid votes	Votes	Percentage of valid votes
M. Giscard d'Estaing	8,222,432	28.32	22,59	48.24
M. Mitterrand	7,505,960	25.85	20,62	51.76
M. Chirac	5,225,846	17.99	14,36	40.23
M. Marchais	4,456,922	15.35	12,24	43.16
M. Lalonde	1,126,254	3.88	3,09	
Mlle Laguille	668,057	2.30	1,84	
M. Crépeau	642,777	2.21	1.77	
M. Debré	481,821	1.66	1.32	
Mine Garaud	386,623	1.33	1.06	
Mine Bouchardeau	321,344	1.11	0.88	

資料取自：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p. 31034-31035.
法國第五共和歷年來總統選舉結果兩輪統計數，見下表。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IN THE FIFTH REPUBLIC

	1965		1969		1974		1981	
	First ballot (% of vote)	Second ballot (% of vote)	First ballot (% of vote)	Second ballot (% of vote)	First ballot (% of vote)	Second ballot (% of vote)	First ballot (% of vote)	Second ballot (% of vote)
De Gaulle	43.7	54.5	44.0	57.6	43.4	49.3	28.3	48.2
Mitterrand (Joint Left)	32.2	45.5	23.4	42.4	32.9	50.7	25.8	51.8
Lecanuet	15.8		21.5		14.6		18.0	
Others	8.2		5.1		9.3		15.3	
Pompidou			3.7				3.9	
Poher			2.4				2.3	
Duclos (PCF)							2.2	
Defferre (Socialist)							1.7	
Rocard (PSU)							1.3	
Others							1.1	
Mitterrand (Joint Left)								
Giscard d'Estaing								
Chaban-Delmas								
Others								

本資料取自：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 253.

法共的慘敗，大約有四個原因：法共選民一開始就支持密特朗、不贊成法共的策略與政策，認為馬謝不是好的候選人，以及法共黨員本身的抵制^⑩。法共中央委員會於選舉兩天後集會檢討，發覺若不於第二輪選舉時全力支持密特朗，法共的處境將更為淒慘，因而決議無條件支持密特朗。唯法共於第二輪投票前，仍表明他們希望於未來參加左派的政府；社會黨對此反應相同，認為得視情況而定^⑪。

在第一輪投票後，密特朗立即取得所有左派的一致支持，因此第二輪投票時輕易贏取勝利，獲得百分之五一·七六的選票，比季斯卡的得票率百分之四十八·廿四還多出百分之三·五二^⑫。

密特朗當選法國第五共和第四任總統，立即改組政府^⑬，隨後趁選民支持社會黨的熱誠未褪之際，宣佈解散國會，定於六月十四日與廿一日舉行法國國會選舉。密特朗希望社會黨能挾總統選舉勝利餘威，再橫掃法國議壇。對於社會黨而言，實際上勝券在握。密特朗盼望的只是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至於國會選舉的競選策略，密特朗仍維持總統選舉時的策略：安撫支持右派的選民，而向左派選民提出保證。他並表示：社會黨現在是最有可能在將來改造法國的政黨。密特朗對於法共也不做任何承諾，只希望在第二輪投票時，左派能團結一致。密特朗這次競選，直接抬出「全法國人的總統」這個口號，表明他獲勝的信心十足。

法共經過總統大選的挫敗後，知道局勢非常不妙，只希望能在國會大選中完成三個目標：扳回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失去的選票，至少穩住國會中原有之席位，和分享密特朗勝利的政治果實^⑭。為達成此目標，法共不在競選活動中抨擊社會黨與密特朗，同時表明它願意在什麼時候與社會黨協商細節。法共儼然把自己看成是新總統多數派的重要份子，而且打扮得好像是社會黨的親密伙伴。社會黨完全歡迎法共態度軟化，改變立場。因此經過兩黨協商，成立競選協議；其中指明：兩黨在第一輪投票後將再協商，而此協議並不表示兩黨消除了彼此的意見分歧，社會也不保證大選後將拉法共入閣，一切待第二輪投票後再行商議^⑮。第一輪投票結果，社會黨再締佳績，獲百分之三十七·五二之選票；法共僅得百分之十六·一七，未如期望扳回總統大選第

註^⑩ 法共黨員本身的抵制，見拙作之分析：陳璋津著，前揭書，頁一〇八—一一。

註^⑪ Lawrence L. Whetten 對此作了不同的敘述，認為法共會與社會黨談判支持的條件：這種說法並無根據。Whetten 的敘述，見 Lawrence L. Whetten, *op. cit.*, p. 105. 另外，法共的處境與馬謝的態度，見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 31035.

註^⑫ 見註^⑩。

註^⑬ 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後，首次由莫魯瓦 (Pierre Mauroy) 組閣，部會成員見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p. 31036-31038.

註^⑭ 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pp. 84-85.

註^⑮ *Ibid.*, p. 85;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 31038.

一輪投票時喪失之選票，慘敗之紀錄又創空前^②。法共再度失敗，註定於第二輪選舉時，接受社會黨擺佈。接著於六月十五日，法共與社會黨達成關於第二輪的競選決議。第二輪投票結果，社會黨獨得國會絕對多數議席，計二七一席，法共得四十四席。從選舉結果來看，社會黨實際上估計錯誤，它根本無庸拉攏法共，就可獨立組閣。許多社會黨高階層黨員從一九八〇年來，也隱約的感覺到，一味強調社會黨必須聯合法共才可取得政權的分析，或許是由於沒有顧及其他的客觀情勢，諸如：選民對右派失望、普遍渴望變革等因素。儘管有此認識，密特朗還是不太敢冒太大的政治風險^③。

三、法共入閣得不償失

註② 法國國會選舉，兩輪投票結果如下：

PARLIAMENTARY ELECTION RESULTS

June 1981

First Round (15 June figures)

	Votes	Percentage
Electorate	36,257,433	
Votes	25,508,800 (70.35%)	
Abstentions	10,748,633	
Valid votes	25,141,190	
	Votes	Percentage
Socialists and MRG	9,432,362	37.52
Communists	4,065,540	16.17
Extreme Left	334,674	1.33
Various Left	183,010	0.73
Ecologists	271,688	1.08
RPR	5,231,269	20.81
UDF	4,827,437	19.20
Various Right	704,788	2.80
Extreme Right	90,422	0.36

Second Round

	Registered Voters:	25,730,576	
	Votes:	19,178,322	
	Abstentions:	6,552,254 (25.5%)	
	Valid Votes:	18,665,922	
	Outgoing deputies	Elected deputies	Gains or losses
Socialists	107	269	+ 162
Communists	86	44	- 42
Left Radicals (MRG)	10	14	+ 4
Various Left	1	6	+ 5
RPR	153	85	- 68
UDF-Republicans	65	32	- 33
UDF-CDS	36	19	- 17
UDF-Radicals	8	2	- 6
UDF-MDS	2	0	- 2
UDF (unaffiliated)	5	9	+ 4
CNIP	9	5	- 4
Various Right	9	6	- 3

資料來源取自：*Ibid.*, pp. 31038-31039; Neill Nugent, "The Strategies of the French Left: From the 1978 Defeat to the 1981 Victories," pp. 190-191.

根據法國傳統，莫魯瓦 (Pierre Mauroy) 內閣於第二輪選舉結束後第二天總辭，密特朗依法宣佈組成新內閣。在組內閣前，社會黨依約仍與法共商議，簽訂「共同執政協議」，組成內閣。

協議規定^②：兩黨決心共同推行密特朗提出的新改革政策；支持法國為保證歐洲和世界力量平衡而採取的國際行動；主張為限制和裁減歐洲軍備進行國際談判；主張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希望波蘭及其人民能自己完成其經濟、社會和民主復興過程；兩黨還支持法國參與歐洲共同體的活動。

「協議」主要體現了社會黨內外政策主張。在國內問題上，法共原來指責密特朗的綱領不適合變革之方向，現在它表示決心推行法國男女公民通過選舉密特朗任共和國總統所選擇的新政策，實行改革將考慮危機形勢、法國經濟對外開放的事實和必要的經濟與金融平衡，分階段進行；在對外政策上，法共放棄原來支持蘇聯出兵阿富汗，以及只要求美國撤銷部署潘興二號飛彈而不談蘇聯 SS-20 飛彈的立場，轉而主張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要求歐洲裁軍談判特別應討論上述兩問題；在對待波蘭事件、承認大衛營協議和歐洲共同體發展的問題上，法共也做了相當的讓步^③。

協議簽署當天，密特朗宣佈由莫魯瓦組成新政府。這屆政府由總理、五名國務部長、廿九名部長和九名國務秘書組成。在十四名內閣成員中，社會黨占卅七名，法共占四名，激進黨左翼運動占兩名，民主運動占一名。法共入閣的黨員是：

菲泰爾曼 (Charles Fiterman)：中央委員會書記、政治局委員、前法共中央黨校校長。本人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當選國會議員，此次落選。此番入閣任運輸國務部長。

里古 (Marcel Rigout)：原為礦工，一九六一年起任中委，一九六七年當選國會議員，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八年再度當選，一九八一年又獲連任。他一度做過國會下院副議長，此番入閣任職業培訓部長。

拉利特 (Jack Ralite)：中委、新聞記者、文化事務專家。一九七三年任國會議員，一九七八年與一九八一年再獲當選。此次入閣任衛生部長。

勒波爾 (Anicet Le Pors)：經濟學家、法共有化與工業政策首席專家；一九七七年獲選為國會上院議員，同年獲選法共中委。此番入閣任總理府人事與行政改革部長級代表。

註② 見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著，前揭書，頁三八—三九；「共同執政協議」的詳細內容，亦請參閱 L. L. Whetten, *op. cit.*, pp. 239-241, Appendix D: Text of the June 1981 Agreement between the Frenc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 31040.

註③ 見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著，前揭書，頁三八—三九；亦請參閱 L. L. Whetten 之分析：L. L. Whetten, *op. cit.*, pp. 106-108. L. L. Whetten 對於協議內有關波蘭事件的陳述，有不同之認識。

法共入閣與社會黨共同執政，為戰後以來的第一次。雖然，法共參與政府表面上非常光彩，而實際上却是情非得已，不能不受盡屈辱。一九八一年的兩次大選，法共喪盡元氣；倘非受邀入閣勉強撐住顏面，馬謝幾乎沒有臉再於法國待下去。因此，國會大選結束後，儘管社會黨與法共簽署的「共同執政協議」條款非常苛刻，法共還是不得不委屈接受，因為它完全沒有討價的餘地。社會黨知道，法共退選維谷，只能接受安排，故無視於法共的百般忍讓，只給法共四名無足輕重的部長職位，作為大選合作的報酬。法共力圖從退讓中獲得補償的願望，顯然落空^⑳。

法共入閣，確實身不由己，不能選擇。與社會黨合作，本是它從一九七八年以來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從一九七二年「共同綱領」的經驗，法共知道和社會黨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七八年以後，法共就是為此才掙扎求變，與社會黨分道揚鑣^㉑。但在一九八一年的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中，法共節節失利，尤其在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裏，泰半原支持法共的選民全部轉投社會黨，馬謝為此地位動搖，一度傳出可能下臺的消息^㉒。為使損失更小，同時保住部份顏面，法共只有屈從於社會黨。當然參與政府，或可使馬謝一時再獲黨內權威，鞏固領導地位，消除反對派的批評^㉓。甚或由此證明法共有能力執政，再度贏回失去的票源。可是這已經不是可由法共選擇的問題了^㉔。由此觀之，若說法共這時參政是另有策略，那是太諷刺法共了。有些評論家主張：法共決定參政有著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慮，主要是企圖通過左翼聯合執政，逐步實行「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法共也希望通過參加政府對社會黨的改革施加影響，爭取逐步推行法共的政治綱領，並企圖利用執政的地位，通過參與密特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多做些羣衆福利方面的具體工作，爭取民心，增強實力^㉕。這種意見顯然是沒看清法共灰頭土臉的窘境，無視於歷史的事實^㉖。

註⑳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p. 145-146.

註㉑ 左派的勝利，但法共未蒙其利的分析，請見 Ronald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in 1976,"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 No. 1, (Jan.-Feb. 1976), pp. 22-23; Ronald Tiersky, "Ambivalence Yet Again Unresolved: The French Left, 1972-1978," in *The European Left: Italy, France and Spain*, ed. by W. E. Griffith,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9), pp. 65-67; J. Howorth,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return to the ghetto?" in *The World Today*, Vol. 36, No. 4, (April 1980), p. 139.

註㉒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1, 1981), p. 31035.

註㉓ 法共內部此時從右方反對馬謝的親蘇黨員有：哥斯奈特 (Georges Gosnat)，普利松尼爾 (Gaston Plissonnier)，格雷梅茲 (Maxime Gremetz)，霍米爾 (Guy Hermet) 和戴尼斯 (Jacques Denis)。左派反對派的領袖為費斯賓 (Henry Fiszbin)。

註㉔ L. L. Whetten, *op. cit.*, p. 110.

註㉕ 見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著，前揭書，頁卅九—四〇。

註㉖ 關於法共入閣的分析，另見 Neill Nugent and David Lowe, *The Left in France*, p. 248.

倒是社會黨拉攏法共入閣有極大的不良意圖。社會黨從一九七二年與法共簽訂「共同綱領」以來，就無時無刻不想如何吃掉法共的法子。密特朗在簽訂「共同綱領」後，講得很清楚：他的基本目標乃在「共黨所控制的領域上，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黨」^⑳。簽訂「共同綱領」，社會黨獲利最豐，故對法共廢約十分不願；此番拉法共入閣，亦為策略運用。社會黨獲得的國會席位，原本可以獨力組閣，不必要法共的支持；但它仍拉攏法共，用意在於下列幾點：藉助法共在工會中的力量，排除施行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困難；給予法共微小的政治恩惠，但要它共同承擔政治責任；長期間腐蝕法共黨員與選民對法共的認同，最後使法共永遠淪為它的附庸黨派。對於第二點，密特朗已明確提過，「我已制定了一套政策」，「雖然共產黨的目標與我們不同，但是共產黨部長在政府裏不是爲了推行共產黨政策」，而是「對政府責任承擔義務」，「對團結承擔義務」^㉑。密特朗的計謀，有些類似前幾年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對法共的策略^㉒。的確，幾年下來，法共因爲取得的部長職位並非舉足輕重，只有俯首聽命的份，而又要承擔政治風險，經年累月掙扎僅餘的單薄力量，全會被消磨盡淨。法共如果不在一段期間後另想脫身之道，從此勢將一蹶不振。法共黨內批評的風潮，黨內黨員及黨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力量遞減，在在都會使法共萬劫不復。

四、掙扎求生苦撐待變

的確，法共參加社會主義政府後，只享受了數月的「參政」風光，隨即嘗到了入閣的苦果，而且愈到後來愈感痛苦。最初，法共遇到的難題來自自己內部。原來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後，反對馬謝政治路線的批評甚囂塵上，削弱奉半法共的影響力^㉓。法共受激組閣，政治上的光彩暫時壓住了內部的反對意見，馬謝也趁機整黨^㉔。然在法共開完「廿四大」之後，法共知識份子黨員發覺馬謝並無誠意解決多年來法共內部的重大問題，絕望之餘遂一方面積極部署另謀出路，一方面策劃抵制馬謝的策略與選舉活動

註⑳ See *Le Monde*, June 30, 1972.

註㉑ 見楊哲明、李劍和陳佩堯等著，前揭書，頁四一。

註㉒ 見陳璋津著，「義共本年大選前的政治策略」，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一卷第九期，民國七十一年六月版，頁八〇—八二；Hansjakob Stehle, "Italy Between Compromise and Paralysis," in *The World Today*, Vol. 35, No. 12, (Dec. 1979), pp. 486-487.

註㉓ 法共內部對馬謝的批判，見 Frank L. Wilson, "The French CP's Dilemma,"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I, No. 4, (July-August 1978), pp. 8-10; Victor Leduc,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Between Stalinism and Euro-Communism," i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9, No. 4, (Oct.-Dec., 1978), pp. 408-409; J. Howorth, *op. cit.*, p. 140, 陳璋津著，「【廿四大】前後的法共」，頁一一〇。

註㉔ 法共整黨，見陳璋津著，「【廿四大】前後的法共」，頁一一〇—一一一。有名的「費斯賓事件」(Henry Fiszbin's Affair)，見 Henri Fiszbin, "Every Unanimous Vote Within the CP Ought to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 in *Liberation*, (5 Oct., 1981).

。法共知識份子黨員的背離，顯現法共參政將面臨危機的端倪。一九八二年三月法國地方選舉，法共與社會黨一起聯盟搭檔競選，法共大敗，得票率從一九八一年總統大選時的百分之五·三，繼續跌落至百分之二·一^⑧，再次證實法共非立即檢討它參與政府以及全盤的政治路線問題不可。

其實馬謝不是不知道法共即將面臨什麼樣的危機，不是不想脫離社會黨的控制，只是「不能也，非不為也」。整個法共的問題，最大的就是馬謝本人。馬謝自己當然不會請辭。只要馬謝不去，自然就不能立即解決社會黨控制的問題，法共也不能不註定面臨危機。

在馬謝戀棧權位，而又不希望法共處於死地的兩難下，他選擇了一種盼望法共能絕地逢生的辦法。一九八二年五月，馬謝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稍為修正了法共的政治路線。也就是說，從今以後法共主張自己是「參加政府的黨派而非執政黨」，法共不再是應聲蟲或專找別人麻煩的黨^⑨，所以法共有權不同意社會主義黨的政策。法共從這時候開始，矢志要保有法共自己的色彩，捍衛工人的利益，並成為進行階級鬭爭的政黨。同時法共也在電視廣播事業、凍結工資、節約政策和失業等問題上面，大力抨擊社會主義政府；在議會中反對社會黨的政策^⑩。馬謝把法共從參與「我們的政府」的地位，降為參加政府而非執政黨的尷尬角色，事實上並不討好，反而使危機的形勢更加惡化。對支持法共的黨員與選民而言，法共還是一樣淪為社會黨的附庸黨派，因為不管法共怎麼抨擊社會黨的政策，它絕對不敢背離社會黨，否則只有退出社會主義政府一途，而這又是法共所不能也不願做的事。對社會黨而言，法共身為參與政府的黨派又不時批評政府的政策，會使社會黨在施政方面增加許多困擾，社會黨只有對法共施加更多壓力，同時威脅法共退出內閣，才能使法共俯首聽命。在只能服從的情況下，法共自然愈來愈難生存。從一九八二

註⑧ Charles Bremner, "French Parties Face First Big Test At Polls Since '81 Socialist Victory,"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 1982); Charles Hargrove, "First National Verdict on Socialism," in *The Times*, (March 11, 1982); Jonathan Fenby, "First Poll test for French Left," in *The Times*, (March 15, 1982); Charles Hargrove, "French Left Suffers More Losses," in *The Times*, (March 22, 1982); Charles Hargrove, "Left Insists Its Mandate Stands Despite Swing," in *The Times*, (March 23, 1982); Richard Eder, "French Socialists' Election Setback Is Viewed as a Warning,"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5, 1982).

註⑨ Charles Hargrove, "Communists in Struggle to Retain Identity," in *The Times*, (May 17, 1982).

註⑩ See Walter Schwarz, "Left Faces Dilemma in French Vote," in *The Guardian*, (June 24, 1982); Diana Geddes, "Communists Hedge Bets Opposing Mitterrand," in *The Times*, (June 24, 1982); Richard Eder, "French Communists See A Chance,"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5, 1982); Paul Webster, "The French Get a Ticket to Ride," in *The Guardian*, (May 13, 1982).

年五月至今，法共就是在這種進退維谷萬分爲難的困境中，苦撐局面。

而從一九八二年至今，法共面臨好幾次政治危機，每次均想力圖振作施展一番作爲，但囿於形勢，屢次都只能軟弱妥協，欲振乏力。先是，法共於一九八二年秋遇到與社會黨發生意見衝突的第一次執政大危機。事發於是年九月，此時社會黨的政府公佈次年的節約預算。根據此預算，社會黨希望到一九八三年底實行緊縮政策，以對付失業和通貨膨脹；在財政方面，壓縮財政赤字和緊縮開支，規定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同時社會保險費用不再增加，還要節約八十億法郎^④。社會黨的政策發佈後，舉國譁然，工會之工人、警察、醫生以及各界的職工紛紛起來示威抗議^⑤。當然法國各界人士之所以有這次爆發示威的火爆場面，乃由於從七月以來不滿社會黨採取凍結工資和物價的措施，所累積起來的怨氣一起發洩所致。法共中央表示反對社會黨政府的政策，而入閣的法共閣員非泰爾曼與拉利特兩人原已在內閣強烈抗議這項政策，但未發生作用。非泰爾曼與拉利特事後表示，他們曾在內閣強烈反對社會黨這項向右派投降的政策，可是社會黨絲毫未加理會^⑥。十月初，法共中央委員會集會商討此爆炸性的問題，決議採行強硬態度與社會黨在國會中繼續談判^⑦，同時支持工人介入行動。法共政治局委員拉庸尼亞（Andre Lajoinie）表示：「我們將提出建議，而且根據政府的態度做出判斷。我們準備討論此事。」「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要求共黨部長留任，但此事並未因此而使他們採取消極的態度……」^⑧。

社會黨在國會與內閣擁有絕對的多數，根本不理會法共的批評，反而施加壓力要讓法共服從政府。社會黨籍的「民族團結部」部長倍懷戈夫（Pierre Berezovoy）即以威脅的口氣表示：共和國政府不是黨派的政府，法共應尊重政府的完整性^⑨。社會

註④ 見瓊象乾著，「法國實行嚴厲的經濟政策」，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Paul Webster, "French Socialists Choose Path of Unpopularity, in *The Guardian*, (Sept. 7, 1982); Paul Webster, "French Austerity Budget Hits Rich," in *The Guardian*, (Sept. 2, 1982).

註⑤ Paul Webster, "French Workers Plan Two Weeks of Protest," in *The Guardian*, (Sept. 8, 1982); Diana Geddes, "Mitterand Pleads For Unity In Face of Protests," in *The Times*, (Sept. 29, 1982); Paul Webster, "Doctors To Protest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in *The Guardian*, (Sept. 30, 1982).

註⑥ Paul Webster, "French Left Faces Cuts Clash," in *The Guardian*, (Oct. 5, 1982); Diana Geddes, "French Left Split Over Austerity Measures," in *The Times*, (Oct. 6, 1982); Jean-Marie Colombani, "The Majority, Stringency and the Crisis," in *Le Monde*, (Oct. 5, 1982), pp. 1, 10.

註⑦ Paul Webster, "French Left Faces Cuts Clash."

註⑧ "The PCF's Active and Original Commitment to the Majority," in *L'Humanite*, (5 Oct. 1982), p. 5; Patrick Jarreau, "Communists Disagree On Proposals," in *The Guardian*, (Oct. 17, 1982).

註⑨ Jean-Marie Colombani, *op. cit.*, p. 1.

黨第一書記亞斯平 (Lionel Jospin) 同時提醒法共：「政府政策不能分割，必須完整的加以判斷」^④。法共身受巨大壓力，未久即全面屈服，表示繼續效忠社會黨政府^⑤。法共的內閣部長非泰爾曼甚至揶揄自己說：「馬謝說過：我們是一貫效忠到底的。：我們重新肯定我們要參加政府」^⑥。

法共被迫「一貫效忠」的結果，只能更加斷喪自己的元氣。一九八三年三月法國市議會選舉，法共身陷社會黨設下之圈套，與社會黨共同「分享」施政失敗的政治責任。法共在這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又直線下降，從國會大選的百分之一六·一七的得票率，降為百分之一五·八九^⑦。選舉失利，政治地位永居劣勢，惡性循環的結果再次影響黨內團結。終於該年四月，法共內部爆發一場反馬謝領導的風潮^⑧。黨爭雖然在馬謝花了一番力氣之後總算擺平了^⑨，可是法共黨員並不會因此罷休而甘心容忍馬謝蹩腳的領導，一旦機會到來，法共內部必然會再爆發一次黨爭。如此下去，馬謝如要繼續博得黨內支持，就必須再在政策上批評社會黨，但批評社會黨，只有再導致政治危機。

果然，法共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因不滿社會黨在外交與經濟政策上支持美國的立場，對社會黨大加撻伐，引起社會黨的反擊，而使法共面臨第二次參政危機。法共不滿社會黨的地方，主要在於密特朗參加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高峯會議時，公開支持美國在歐洲部署中程飛彈，以及美元貶值利率不動的決議。馬謝認為，密特朗此舉失掉法國在歐洲一向維持獨立的立場，同時也在財政上繼續讓法國人民貼補美國的財政赤字^⑩。社會黨反唇相譏，說現在法共如箭在弦是忍無可忍了^⑪。可是社會黨這次沒

註④ Rene Andrieu, "Trial of Strength? "in L'Humanite, (9 Oct., 1982), p. 1; J. M. C., "The PS' Explanation Campaign," in *Le Monde*, (9 Oct., 1982), p. 14.

註⑤ "The Government's Effort Is Part of the Will To Develop France," in *L'Humanite*, (11 Oct., 1982), p. 3; "PCF Minister On Government Accord, Polish Crisi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01, (18 Oct., 1982), p. K4.

註⑥ "The Government's Effort Is Part of the Will To Develop France," in *L'Humanite*, (11 Oct., 1982), p. 3.

註⑦ Paul Webster, "Marchais Fights To Retain Leadership,"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5, (7 March, 1983), pp. K1-K2. Rally Communists' Battalions," in *The Guardian*, (April 19, 1983); Paul Webster, "Marchais Tries To

註⑧ 馬謝最後會不請求各區黨部一律派兵密結策，嚴辦的風聲。見 Georges Marchais, "The Workers, The People's Forces, and France Itself Greatly Need the PCF," in *L'Humanite*, (16 May, 1983), pp. 4-5.

註⑨ 見 E. J. Dionne Jr., "Communists Criticize Agreements Mitterrand Made at Williamsburg,"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 1983), "PCF's Marchais Views Williamsburg Summit,"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19, (20 June, 1983), pp. K11-K12; Michael Dobbs, "Williamsburg Strains Paris Coalition: Communists Criticizing Socialists On Securit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 1983); Jean-Pierre Ravery interviewed with Louis Baillolet, in *L'Humanite*, (8 June, 1983), p. 3; "Making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act Signed in 1981," in *L'Humanite*, (11 June, 1983), p. 5; John Vinocur, "Communists Try Mitterrand Patience,"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83); Michael Cousins,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Peril," in *Arab News*, (June 23, 1983); Flora Lewis, "Ferment in France,"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3).

註⑩ E. J. Dionne Jr., *op. cit.*

有立即施加壓力，而只靜觀其變。一般評論家認為，法共這次可能退出聯合政府。自然社會黨不害怕這一點，因為它知道法共絕對不能退出內閣。

事態演變至七月更趨緊張；馬謝於七月十一日與俄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Yuriy Andropov）會談時，居然主張在日內瓦限武談判中，法國的核子武器應算為北約防衛系統的一部份，東西雙方在此基礎上裁減軍備^⑤。馬謝的論調違反法國政府的一向立場，密特朗憤而指出：「凡屬有關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的任何事情，都在巴黎由我決定，不在莫斯科、華盛頓或日內瓦」^⑥。社會黨與法共關係至此劍拔弩張。這時輿論界猜測更多，大部份人以為馬謝一直在找尋合適又合理的機會，俾便脫離社會黨的控制而又不致損害法共，這次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機會。可是也有人認為，法共不會在這種瓜田李下有親蘇叛國之嫌疑下，脫離社會黨。這兩種猜測當然不對，法共不會退出內閣，馬謝講的最明白：「我們不會退出聯合政府，對限武觀點的歧異不會造成分裂的理由，那些以為我們要退出內閣的人不啻心存幻想」^⑦。

既然法共進退不得，有苦難言，這就給予社會黨上下其手的良機。十一月，法國舉行另次市議會選舉，法共與社會黨分擔共同政治風險，連失數城^⑧。法共對這次的苦痛沒敢發表太多怨言，但社會黨却反過來趁機批判法共破壞政府信譽，妨礙左派的團結，才使左派選舉失利。社會黨的口氣，大有要迫使法共脫離政府之勢。恰好這時一名擔任國營煤礦業主席的法共中委瓦爾蓬（Georges Valbon），因政府未履行擴充煤的生產創造就業機會的諾言，宣佈請辭；再加上法國政府裁汰塔爾波特（Talbot）汽

註⑤ “PCF's Marchais Statement On Return From USSR,”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6, (14 July, 1983); “PCF-CPSU Joint Communiqué Versions Differ,”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7, (15 July, 1983), p. K3; “Marchais' Tric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July, 1983), “Marchais Opposes Mitterand Arms Polic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40, (20 July, 1983), p. K1; Max Leon interviewed Marchais, “The Common Will To Limit Arms in East and West,” in *L'Humanité*, (4 July, 1983), p. 5; “Georges Marchais With Andropov,” in *New Zürcher Zeitung*, (14 July, 1983).

註⑥ Louise Lief, “French Communists Try to Fit Nation's Missiles Into NATO's Weapon Count,”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8, 1983); Michael Dobbs, “French Communist Leader A Gadfly Again With Missile Switch,” in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5, 1983).

註⑦ Louise Lief, *op. cit.*, “Increasingly Divided Loyalties,” in *Times*, (Aug. 1, 1983).

註⑧ See Diana Geddes, “French Left Braced For More Election Losses,” in *the Times*, (Nov. 5, 1983); Roger Beardwood, “French Socialists Take a Beating in Paris Municipal Elections,” in *The Times*, (Nov. 8, 1983); Diana Geddes, “Rift On Left Widens After Aulnay Defeat,” in *The Times*, (Nov. 15, 1983).

車廠引發工會示威風潮，社會黨急需法共支持平息紛爭，於是社會黨才以退為進，復誘法共入殼，控制法共^⑨。十二月一日，雙方舉行高峯會議，共同發表宣言說明兩黨對彼此間相互合作的誠意，仍充滿信心，兩黨對於內政外交政策的意見，「幾乎完全」一致，今後還要繼續朝進步、改革與團結的方向前進^⑩。簽訂聲明，法共等於承認自己無力挽救自己，宣告死亡。儘管法共一些黨員還沾沾自喜，以為從社會黨最近的影響力看，社會黨需要法共的成份，是越來越比法共需要社會黨的成份大了^⑪。但這種看法是明顯的不清楚自己的處境，以及社會黨的司馬昭之心。社會黨不會讓法共退出內閣，不過想利用、控制，乃至於最後在法國永遠剷除法共。果然從今（一九八四）年初起，社會黨即在幕後另策動一項傳播媒體的「反共運動」，在視聽上儘力渲染共產主義為失敗、恐怖與腐化的象徵，希望在思想上配合社會黨對法共的束縛，對法共來一次長期透澈的清洗^⑫。看來法共是難逃惡運了。

五、社會主義政府的意義

法國社會黨拉攏法共入閣組成社會主義政府，並於施政當中利用法共、控制法共，乃至最後促使法共無所遁逃於毀滅的命運。法國社會黨的施政方式，至今已成西歐別具風格的政治運作模式。自然這種社會主義政府對於歐洲，具有特殊的意義。

衆所周知，歐洲社會黨在二次大戰後紛紛復甦，終致於七〇年代能夠組成社會主義政府，完全得力於一般保守政黨的式微，以及七〇年代經濟的不景氣。西歐人民並非喜好社會主義，乃由於保守政府腐化顛覆，無力解決失業與通貨膨脹問題，方選擇社會黨。但社會黨並不是獨具才能高人一等，因而能夠執政。社會黨完全靠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獲得執政權。在歐洲人民無可選擇，而他們又不願讓聲名狼藉的共黨來統治的情況下，社會黨才成爲天之驕子。但也正由於社會黨依賴時機獲得執政權，所以也

註⑨ Paul Webster, "Mitterrand Cabinet Split Over Mass Lay-off," in *The Guardian*, (Dec. 17, 1983); Diana Geddes, "French Left To Iron Out Differences At Summit," in *The Times*, (Nov. 18, 1983).

註⑩ Diana Geddes, "French Coalition Of Left Sticks Together Despite Tough Talking At The Top," in *The Times*, (Dec. 2, 1983); "Socialist-Communist Parties' Joint Declara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3, (2 Dec. 1983), pp. K-2-K-3; "PS, PCF Examine Government Record, Future Task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8, (9 Dec. 1983), pp. K-5-K-7.

註⑪ Edward Mortimer, "Marchais: A Fatal Decline?" in *The Times*, (January 20, 1984).

註⑫ Georges Marchais, "With Regard to the Anticommunist Campaign," in *L'Humanite*, (12 Jan. 1984), p. 4; Diana Geddes, "Marchais Lashes Economic Policy But Says Party Will Remain In Coalition," in *The Times*, (Jan. 20, 1984); "PCF's Marchais On Stalinism, Anticommunist Campaig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6, (24 Jan. 1984), p. K-2; Maxime Gremetz,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and Disarmament," in *L'Humanite*, (23 Jan. 1984), pp. 8-9.

說明他們執政對於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問題之解決能力，並不特別獲得信賴。如此一來，社會黨要維護政權的穩固，就必須仰賴廣泛的支持，尤其是作為第三大勢力又足以影響經濟秩序的共產黨。那麼如何獲得共黨支持或控制共黨，以利施政，最後還要不被取而代之，便成為執政的社會黨最頭痛的問題。法國社會黨利用共黨腐蝕共黨成功的範例，便儼然成為可資效法的榜樣。

當然最初法國社會黨拉攏法共組閣，比之其他國家社會黨單獨組織政府，還要引起更大的震撼。不說它對法國本身投資者的影響，單是引起其他國家的疑懼，已足以妨害本國的經濟發展與穩定，更何況法國與歐市鼻息相關。美國在法國社會黨組成內閣時，即表示嚴重關切，強調美、法盟友關係的「形式與內容」將因此受影響^③。可是在一般情況下，不拉攏共黨就不能組閣，或能夠組閣但如不獲共黨支持便不能長久維持，甚或為共黨所左右（義大利社會主義政府為典型的例子），那麼，法國社會黨的組閣方式，便成為可取的選擇。

不過法國的社會主義政府能對西歐政局具有意義，具有正面的價值，自然有其相對的條件。也就是說，拉攏共黨組成聯合內閣內的社會黨，必須力量強大，這樣才能在西歐人民還對共產黨未具信心對保守政黨又極度失望的情況下，腐蝕共黨的力量維護恆久的自由秩序。一個強大的西班牙或葡萄牙社會黨仿效法國社會黨組成政府，將可締造消除共黨勢力威脅的佳績；但一個衰弱的義大利社會黨仿效法國社會黨，最後反會被蠶食盡淨。法共在社會主義政府的陰影下行將覆滅，則是提供上述兩種正反情況的最佳的經驗證明。

註^③ 見楊哲明、李釗和陳佩堯等著，前揭書，頁四一：L. L. Whetten, *op. cit.*, pp. 108-109.

蘇聯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

陳璋津 著

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蘇聯在政治上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並批評西方一般的見解。書中主要內容包括論述蘇聯精神病學的本質、政治迫害政策、政治精神病院、精神病學專家等各章。全書約十八萬字，25開本，計二五〇頁，訂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拾元）。

西風出版社出版

郵撥：五二八五五〇號帳戶